

四海惊奇

法 海惊奇

古
林
编

岳麓书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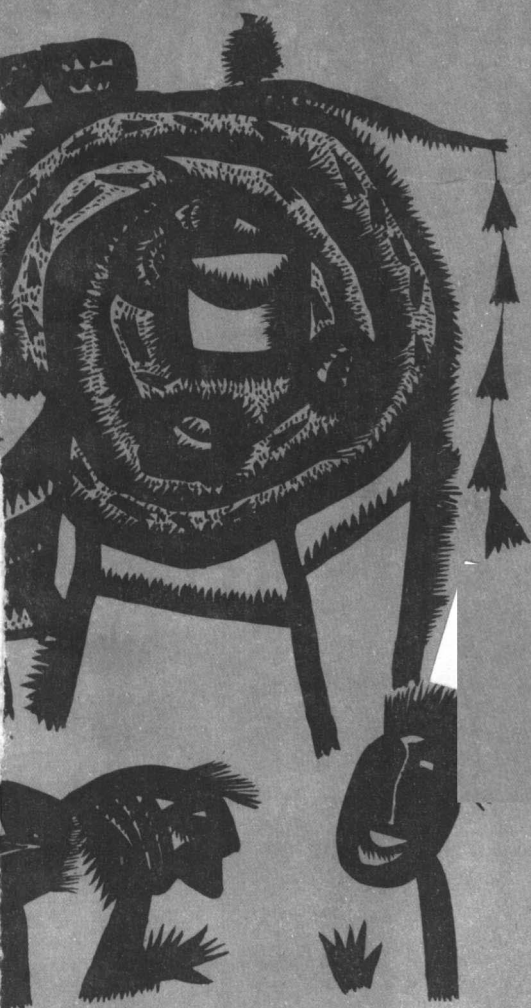


四海惊奇

法海惊奇

古林编

岳麓书社



1982.3/2
03

责任编辑 石冰玉

封面设计 陈 新

四海惊奇

情海惊奇 义海惊奇

法海惊奇 谋海惊奇

古林 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文华印刷厂印刷

199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880,000 印张:42.75 印数:1-11,000

ISBN 7-80520-619-8/I·356

本册定价:13.80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经过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的沉重打击，宋太祖赵匡胤一统江山后，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和维护封建制度，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，生产关系由授田制改为庄田制，农民也可自由购买土地，生产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，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。随着农业的繁荣，手工业、商业也得到了发展。到南宋时，全国已出现了很多大中城市，形成了一个以商人、小贩、手工业者及从事各项杂业的贫民为主体的、富有朝气的市民阶层。从而反映日益壮大的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、情趣的市民文学作品，也就随之产生。另一方面，宋朝程朱理学大兴，“革尽人欲，复尽天理”的清规戒律与市民思想格格不入，唐代盛极一时的文言传奇小说，到宋代也被打上理学的烙印而走上衰落；而起源于唐代的白话说话，以反抗正统封建礼教为基调，却长期活跃于市井，被广大下层人士喜闻乐见，此时得以崛起。加上宋仁宗、徽宗、高宗等万人之上的人物也都喜听说话，因而宋代的活本创作便空前繁荣起来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大变迁——宋元以后，小说、戏曲这两种市民文学，便逐渐取

代诗歌而主导着中国文学史，涌现了众多世界重量级的作家作品。

什么叫“说话”？就是说故事，讲故事。由于是用口语，当然也就是白话。当时民间艺人讲故事的底本叫做“话本”，元明以来，话本被写定刊刻，就成为传世之白话小说了。历史经历宋元之更迭，社会经济曾一度倒退。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，都市又趋繁荣，市民阶层更加壮大，资本主义因素在萌芽，文人们学习、模仿宋代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，于是加工或新编出大量白话小说，由供人听而变为供人读。这就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拟话本，冯梦龙和凌濛初则是当时写作拟话本的特级大师。

宋元明清这些白话短篇小说，从思想内容分析，大都广泛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，即使是写历史，也都带有当时时代的印记；从人物形象分析，商人、小贩、手工业者、佣仆、妇女及其他下层人士，成了作品的主人公，即使是写帝王官吏，也都附有市民的思想气味；从艺术手法分析，大都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语言生动形象，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刻画有独到之功。近千年来，它一直深受亿万读者喜爱。话本和拟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，当然主要是供当时市民欣赏和娱乐，一方面它坚持反抗封建压迫，要求人身自由，表现出一种朦胧的民主意识，但也反映了当时市井间“性解放”的呼声；另一

方面，它也跳不出封建意识阴谋之笼罩，尤其是迷信思想影响，但却又遵守“寓教于乐”的创作原则，强调潜移默化教育功能。所以，我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，往往是瑕瑜并存，精华与糟粕互见。为此，我们根据传奇性、趣味性、教育性三原则，从宋元明清四十来种白话短篇小说集中精选了99篇佳作，共110万字，分作四个分册，命之为《四海惊奇》：

《情海惊奇》26篇，讴歌了青年男女蔑视封建礼教，甚至舍生去追求纯洁爱情与婚姻自主的精神；有情人所成之眷属，历尽劫磨，或破镜重圆，或以身殉情，始终坚贞专一，生死不渝。一片情深似海，真是人世间至美的高度集中。

《义海惊奇》23篇，从中可见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，舍己为人、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。仗义施财、助人为乐、以信义为重、知恩报德的善良品行和维护正义、激义愤报大仇的义举，则又无不为之赞颂。万种义重似海，确是传统美德之大发扬。

《法海惊奇》24篇，处处可见清官廉吏之刚直果断，保护善类；昏官贪吏之冤屈无辜，草菅人命；流氓盗霸之奸淫掳掠，凶横残毒。亦随之可见黑社会对善良百姓之迫害，反映出被害者要求昭雪的强烈愿望。时代呼唤清官，人民渴望青天。对执法者护法必誉，枉法必参，犯法必究，法海无边，唯法是依；令违法者受惩戒，致犯大法者

伏法受诛，自古以来，法网恢恢，苍天有眼。

《谋海惊奇》25篇，这里没有军师将相运筹帷幄之用兵厮杀，而是日常生活中男女老少怎样运用谋略智慧去识破奸巧，战胜歹徒，保护自己，增长知识和创家立业。这是阳谋。至于坏人骗情骗钱，拐妇拐幼，种种圈套，则是阴谋，足可启发世人防欺御骗。而《拐子回头》之篇，也存劝戒，非徒消遣而已。谋海有正有反，时人当从两面观。

《四海惊奇》由古林先生编次于1993年，因出版社发行问题而未能及时排印。现稍作更动选定，每篇题目或用原题，或略加修改。所选文字忠于原著，重新标点分段，极个别处稍作调整，篇末注明出处。在此一并说明。

梅 季

一九九五年五月

目 录

- 1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
- 12 海青天巧拿吴八
- 16 狄县令开释无辜
- 32 于按察山东破群盗
- 44 冷面周新辨冤断案
- 54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
- 70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
- 82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
- 93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
- 104 神明断鬼石
- 116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
- 131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
- 152 贤县主巧罚钱剥皮
- 166 动公愤嘉定诛恶少
- 177 杀人轮奸齐伏法
- 186 直臣执法含冤昭雪
- 196 十五贯错斩崔宁
- 209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
- 231 李玉英狱中讼冤

257 马既闲休妻

274 卢太学傲酒遭奇祸

296 单太爷新造酷刑

311 活地狱吏贼勾连

332 成都知府屈审罪己

三现身包龙图断冤

甘罗发早子牙迟，彭祖颜回寿不齐，范丹贫穷石崇富，算来都是只争时。说话大宋元祐年间，一个太常大卿，姓陈名亚，因打章子厚不中，除做江东留守安抚使，兼知建康府。一日与众官宴于临江亭上，忽听得亭外有人叫道：“不用五行四柱，能知祸福兴衰。”大卿问：“甚人敢出此语？”众官有曾认的，说道：“此乃金陵术士边瞽。”大卿吩咐：“与我叫来。”即时叫至门下，但见：破帽无檐，蓝缕衣裙，霜髯瞽目，伛偻形躯。边瞽手携节杖入来，长揖一声，摸着阶沿便坐。大卿怒道：“你既瞽目，不能观古圣之书，辄敢轻五行而自高！”边鼓道：“某善能听简笏声知进退，闻鞋履响辨死生。”大卿道：“你术果验否？”说言未了，见大江中画船一只，橹声咿轧，自上流而下。大卿便问边瞽，主何灾福。答言：“橹声带哀，舟中必载大官之丧。”大卿遣人讯问，果是知临江军李郎中，在任身故，载灵柩归乡。大卿大惊道：“使汉东方朔复生，不能过汝。”赠酒十樽，银十两，遣之。

那边瞽能听橹声知灾福。今日且说个卖卦先生，姓李名杰，是东京开封府人。去兖州府奉符县前，开个卜肆，用金纸糊着一把太阿宝剑，底下一个招儿，写道：“斩天下无学同声。”这个先生，果是阴阳有准。精通《周易》，善辨六壬。瞻乾象遍识天文，观地理明知风水。五星深晓，决吉凶祸福如神，三命秘谈，断成败兴衰似见。

当日挂了招儿，只见一个人走将进来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裹背系带头巾，背上两领皂衫，腰间系条丝绦，下面着一双干鞋净袜，袖里袋着一轴文字。那人和金剑先生相揖罢，说了年月日時，铺下卦子。只见先生道：“这命算不得。”那个买卦的，却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，姓孙名文，问道：“如何不与我算这命？”先生

道：“上覆尊官，这命难算。”押司道：“怎地难算？”先生道：“尊官有酒休买，护短休问。”押司道：“我不曾吃酒，也不护短。”先生道：“再请年月日时，恐有差误。”押司再说了八字。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：“尊官，且休算。”押司道：“我不讳，但说不妨。”先生道：“卦象不好。”写下四句来，道是：“白虎临身日，临身必有灾。不过明旦丑，亲族尽悲哀。”押司看了，问道：“此卦主何灾福？”先生道：“实不敢瞒，主尊官当死。”又问：“却是我几年上当死？”先生道：“今年死。”又问：“却是今年几月死？”先生道：“今年今月死。”又问：“却是今年今月几日死？”先生道：“今年今月今日死。”再问：“早晚时辰？”先生道：“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。”押司道：“若今夜真个死，万事全休；若不死，明日和你县里理会！”先生道：“今夜不死，尊官明日来取下这斩无学同声的剑，斩了小子的头！”押司听说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把那先生摔出卦铺去。怎地计结？那先生，只因会尽人间事，惹得闲愁满肚皮。

只见县里走出数个司事人来拦住孙押司，问做甚闹。押司道：“甚么道理！我闲买个卦，却说我今夜三更三点当死。我本身又无疾病，怎地三更三点便死？待摔他去县中，官司究问明白。”众人道：“若信卜，卖了屋；卖卦口，没量斗。”众人哄孙押司去了，转来埋怨那先生道：“李先生，你触了这个有名的押司，想也在此卖卦不成了。从来贫好断，贱好断，只有寿数难断。你又不是阎王的老子，判官的哥哥，那里便断生断死，刻时刻日，这般有准。说话也该放宽缓些。”先生道：“若要奉承人，卦就不准了，若说实话，又惹人怪。‘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！’”叹口气，收了卦铺，搬在别处去了。

却说孙押司虽则被众人劝了，只是不好意思。当日县里押了文字归去，心中好闷。归到家中，押司娘见他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便问丈夫：“有甚事烦恼？想是县里有甚文字不了。”押司道：“不是，你休问。”再问道：“多是今日被知县责罚来？”又道：“不

是。”再问道：“莫是与人争闹来？”押司道：“也不是。我今日去县前买个卦，那先生道，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。”押司娘听得说，柳眉剔竖，星眼圆睁，问道：“怎地平白一个人，今夜便教死！如何不掙他去县里官司？”押司道：“便掙他去，众人劝了。”浑家道：“丈夫，你且只在家里少待。我寻常有事，兀自去知县面前替你出头，如今替你去寻那个先生问他。我丈夫又不少官钱私债，又无甚官事临逼，做甚么今夜三更便死！”押司道：“你且休去。待我今夜不死，明日我自与他理会，却强加你妇人家。”当日天色已晚，押司道：“且安排几杯酒来吃着。我今夜不睡，消遣这一夜。”三杯两盏，不觉吃得烂醉。只见孙押司在校椅上，朦胧着醉眼，打瞌睡。浑家道：“丈夫，怎地便睡着？”叫迎儿：“你且摇觉爹爹来。”迎儿到身边摇着不醒，叫一会不应。押司娘道：“迎儿，我和你扶押司入房里去睡。”若还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肩长，拦腰抱住，把臂拖回。孙押司只吃着酒消遣一夜，千不合万不合上床去睡，却教孙押司只就当年当月当日当夜，死得不如《五代史》李存孝，《汉书》里彭越。正是：金风吹树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死不知。

浑家见丈夫先去睡，吩咐迎儿厨下打灭了火烛，说与迎儿道：“你曾听你爹爹说，日间卖卦的算你爹爹今夜三更当死？”迎儿道：“告妈妈，迎儿也听得说来。那里讨这话！”押司娘道：“迎儿，我和你做些针线，且看今夜死也不死？若还今夜不死，明日却与他理会。”教迎儿：“你且莫睡！”迎儿道：“那里敢睡！”道犹未了，迎儿打瞌睡。押司娘道：“迎儿，我教你莫睡，如何便睡着！”迎儿道：“我不睡。”才说罢，迎儿又睡着。押司娘叫得应，问他如今甚时候了？迎儿听县衙更鼓，正打三更三点。押司娘道：“迎儿，且莫睡则个！这时辰正尴尬那！”迎儿又睡着，叫不应。只听得押司从床上跳将下来，兀底中门响。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儿，点灯看时，只听得大门响。迎儿和押司娘点灯去赶，只见一个着白的人，一只手掩着面，走出去，扑通地跳入奉符县河里去了。正是：情

到不堪回首处，一齐吩咐与东风。那条河直通着黄河水，滴溜也似紧，那里打捞尸首！押司娘和迎儿就河边号天大哭道：“押司，你却怎地投河，教我两个靠兀谁！”即时叫起四家邻舍来，上手住的刁嫂，下手住的毛嫂，对门住的高嫂鲍嫂，一发都来。押司娘把上件事对他们说了一遍。刁嫂道：“真有这般作怪的事！”毛嫂道：“我日里兀自见押司着了皂衫，袖着文字归来，老媳妇和押司相叫来。”高嫂道：“便是，我也和押司厮叫来。”鲍嫂道：“我家里的早间去县前干事，见押司捧着卖卦的先生，兀自归来说。怎知道如今真个死了！”刁嫂道：“押司，你怎地不吩咐我们邻舍则个，如何便死！”簌地两行泪下。毛嫂道：“思量起押司许多好处来，如何不烦恼！”也眼泪出。鲍嫂道：“押司，几时再得见你！”即时地方申呈官司，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，追荐亡灵。

捻指间过了三个月。当日押司娘和迎儿在家坐地，只见两个妇女，吃得面红颊赤。上手的提着一瓶酒，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，掀开布帘入来道：“这里便是。”押司娘打一看时，却是两个媒人，无非是姓张姓李。押司娘道：“婆婆多时不见。”媒婆道：“押司娘烦恼，外日不知，不曾送得香纸来，莫怪则个！押司如今也死得几时？”答道：“前日已做过百日了。”两个道：“好快！早是百日了。押司在日，直恁地好人，有时老媳妇和他厮叫，还啻不迭。时今死了许多时，宅中冷静，也好说头亲事是得。”押司娘道：“何年月日再生得一个一似我那丈夫孙押司这般人？”媒婆道：“恁地也不难，老媳妇却有一头好亲。”押司娘道：“且住，如何得似我先头丈夫？”两个吃了茶，归去。过了数日，又来说亲。押司娘道：“婆婆休只管来说亲。你若依得我三件事，便来说。若依不得我，一世不说这亲，宁可守孤孀度日。”当日押司娘启齿张舌，说出这三件事来。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，双双受国家刑法。正是：鹿迷秦相应难辨，蝶梦庄周末可知。

媒婆道：“却是那三件事？”押司娘道：“第一件，我死的丈夫姓孙，如今也要嫁个姓孙的；第二件，我先丈夫是奉符县里第一

名押司，如今也只要恁般职役的人；第三件，不嫁出去，则要他入舍。”两个听得说，道：“好也！你说要嫁个姓孙的，也要一似先押司职役的，教他入舍的。若是说别件事，还费些计较，偏是这三件事，老媳妇都依得。好教押司娘得知，先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，唤做大孙押司。如今来说亲的，元是奉符县第二名押司。如今死了大孙押司，钻上差役，做第一名押司，唤做小孙押司，他也肯来入舍。我教押司娘嫁这小孙押司，是肯也不？”押司娘道：“不信有许多凑巧！”张媒道：“老媳妇今年七十二岁了。若胡说时，变做七十二只雌狗，在押司娘家吃屎。”押司娘道：“果然如此，烦婆婆且去说看，不知缘分如何？”张媒道：“就今日好日，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。”押司娘道：“却不曾买在家里。”李媒道：“老媳妇这里有。”便从抹胸内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笺纸来，正是：雪隐鹭鸶飞始见，柳藏鹦鹉语方知。当日押司娘教迎儿取将笔砚来，写了帖子，两个媒婆接去。免不得下财纳礼，往来传话。不上两月，入舍小孙押司在家。

夫妻两个，好一对儿，果是说得着。不则一日，两口儿吃得酒醉，教迎儿做些个醒酒汤来吃。迎儿去厨下一头烧火，口里埋怨道：“先的押司在时，恁早晚，我自睡了。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汤！”只见火筒塞住了孔，烧不着。迎儿低着头，把火筒去灶床脚上敲，敲未得几声，则见灶床脚渐渐起来，离地一尺已上，见一个人顶着灶床，脖项上套着井栏，披着一带头发，长伸着舌头，眼里滴出血来，叫道：“迎儿，与爹爹做主则个！”唬得迎儿大叫一声，匹然倒地，面皮黄，眼无光，唇口紫，指甲青，未知五脏如何，先见四肢不举。正是：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夫妻两人急来救得迎儿苏醒，讨些安魂定魄汤与他吃了。问道：“你适来见了甚么，便倒了？”迎儿：“告妈妈，却才在灶前烧火，只见灶床渐渐起来，见先押司爹爹，脖项上套着井栏，眼中滴出血来，披着头发，叫声迎儿，便吃惊倒了。”押司娘见说，倒把迎儿打个漏风掌：“你这丫头，教你做醒酒汤，则说道懒做便了，直装出许多

死模活样！莫做莫做，打灭了火去睡！”迎儿自去睡了。

且说夫妻两个归房，押司娘低低叫道：“二哥，这丫头见这般事，不中用，教他离了我家罢。”小孙押司道：“却教他那里去？”押司娘道：“我自有个道理。”到天明，做饭吃了，押司自去官府承应。押司娘叫过迎儿来道：“迎儿，你在我家里也有七八年，我也看你在眼里，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。我看你肚里莫是要嫁个老公？如今我与你说头亲。”迎儿道：“那里敢指望，却教迎儿嫁兀谁？”押司娘只因教迎儿嫁这个人，与大孙押司索了命。正是：风定始知蝉在树，灯残方见月临窗。

当时不由迎儿做主，把来嫁了一个人。那厮姓王名兴，浑名唤做王酒酒，又吃酒，又要赌。迎儿嫁将去，那得三个月，把房卧都费尽了。那厮吃得醉，走来家把迎儿骂道：“打脊贱人！见我恁般苦，不去问你使头借三五百钱来做盘缠？”迎儿吃不得这厮骂，把裙儿系了腰，一程走来小孙押司家中。押司娘见了道：“迎儿，你自嫁了人，又来说甚么？”迎儿告妈妈：“实不敢瞒，迎儿嫁那厮不着，又吃酒，又要赌。如今未得三个月，有些房卧，都使尽了。没计奈何，告妈妈借换得三五百钱，把来做盘缠。”押司娘道：“迎儿，你嫁人不着，是你的事。我今与你一两银子，后番却休要来。”迎儿接了银子，谢了妈妈归家。那得四五日，又使尽了。当日天色晚，王兴那厮吃得酒醉，走来看迎儿道：“打脊贱人！你见恁般苦，不去再告使头则个？”迎儿道：“我前番去，借得一两银子，吃尽千言万语，如今却教我又怎地去？”王兴骂道：“打脊贱人！你若不去时，打折你一只脚！”迎儿吃骂不过，只得连夜走来孙押司门首看时，门却关了。迎儿欲待敲门，又恐怕他埋怨，进退两难，只得再走回来。过了两三家人家，只见一个人道：“迎儿，我与你一件物事。”只因这个人身上，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孙押司烦恼！正是：龟游水面分开绿，鹤立松梢点破青。

迎儿回过头来看那叫的人，只见人家屋檐头，一个人舒角幞头，绯袍角带，抱着一骨碌文字，低声叫道：“迎儿，我是你先的

押司。如今见在一个去处，未敢说与你知。你把手来，我与你一件物事。”迎儿打一接，接了这件物事，随手不见了那个绯袍角带的人。迎儿看那物事时，却是一包碎银子。迎儿归到家中敲门，只听得里面道：“姐姐，你去使头家里，如何恁早晚才回？”迎儿道：“好教你知，我去妈妈家借米，他家关了门。我又不肯敲，怕吃他埋怨。再走回来，只见人家屋檐头立着先的押司，舒角幞头，绯袍角带，与我一包银子在这里。”王兴听说道：“打脊贱人！你却来我面前说鬼话！你这一包银子，来得不明，你且进来。”迎儿入去，王兴道：“姐姐，你寻常说那灶前看见先押司的话，我也都记得，这事一定有些蹊跷。我却怕邻舍听得，故恁地如此说。你把银子收好，待天明去县里首告他。”正是：着意种花花不活，等闲插柳柳成阴。

王兴到天明时，思量道：“且住，有两件事告首不得。第一件，他是县里头名押司，我怎敢恶了他！第二件，却无实迹，连这些银子也待入官，却打没头脑官司。不如赎几件衣裳，买两个盒子送去孙押司家里，到去谒索他则个。”计较已定，便去买下两个盒子送去。两人打扮身上干净，走来孙押司家。押司娘看见他夫妻二人，身上干净，又送盒子来，便道：“你那得钱钞？”王兴道：“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，撰得有二两银子，送些盒子来。如今也不吃酒，也不赌钱了。”押司娘道：“王兴，你自归去，且教你老婆在此住两日。”

王兴去了，押司娘对着迎儿道：“我有一炷东峰岱岳愿香要还，我明日同你去则个。”当晚无话。明早起来，梳洗罢，押司自去县里去。押司娘锁了门，和迎儿同行。到东岳庙殿上烧了香，下殿来去那两廊下烧香。行到速报司前，迎儿裙带系得松，脱了裙带，押司娘先行过去。迎儿正在后面系裙带，只见速报司里，有个舒角幞头、绯袍角带的判官，叫：“迎儿，我便是你先的押司。你与我申冤则个！我与你这件物事。”迎儿接得物事在手，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却不作怪！泥神也会说起话来！如何与我这物事？”正是：开

天辟地罕曾闻，从古至今希得见。

迎儿接得来，慌忙揣在怀里，也不敢说与押司娘知道。当日烧了香，各自归家。把上项事对王兴说了。王兴讨那物事看时，却是一幅纸。上写道：“大女子，小女子，前人耕来后人饵。要知三更事，掇开火下水。来年二三月，句已当解此。”王兴看了解说不出，分付迎儿不要说与别人知道，看来年二三月间有甚么事。

捻指间，到来年二月间，换个知县，是庐州金斗城人，姓包名拯，就是今人传说有名的包龙图相公。他后来官至龙图阁学士，所以叫他包龙图。此时做知县还是初任。那包爷自小聪明正直，做知县时，便能剖人间暧昧之情，断天下狐疑之狱。到任三日，未曾理事。夜间得其一梦，梦见自己坐堂，堂上贴一联对子：“要知三更事，掇开火下水。”包爷次日早堂，唤合当吏书，将这两句教他解说，无人能识。包公讨白牌一面，将这一联楷书在上，却就是小孙押司动笔。写毕，包公将朱笔判在后面：“如有能解此语者，赏银十两。”将牌挂于县门，哄动县前县后，官身私身，挨肩擦背，只为贪那赏物，都来赌先争看。

却说王兴正在县前买枣糕吃，听见人说知县相公挂一面白牌出来，牌上有二句言语，无人解得。王兴走来看时，正是速报司判官一幅纸上写的话，暗地吃了一惊：“欲要出首，那新知县相公是个古怪的人，怕去惹他；欲待不说，除了我再无第二个人晓得这两句话的来历。”买了枣糕回去，与浑家说知此事。迎儿道：“先押司三遍出现，教我与他申冤，又白白里得了他一包银子。若不去出首，只怕鬼神见责。”王兴意犹不决，再到县前，正遇了邻人裴孔目。王兴平昔晓得裴孔目是知事的，一手扯到僻静巷里，将此事与他商议：“该出首也不该？”裴孔目道：“那速报司这一幅纸在那里？”王兴道：“见藏在我浑家衣服箱里。”裴孔目道：“我先去与你禀告。你回去取了这幅纸，带到县里。待知县相公唤你时，你却拿将出来，做个证见。”当下王兴去了。裴孔目候包爷退堂，见小孙押司不在左右，就跪将过去，禀道：“老爷白牌上写这二句，